



春臺先生文集

後稿二編  
十三四

16  
1411  
11

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 
寄第  
第 號  
第 卷  
此書館不外許帶出



明和18  
1411  
卷11

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之十三

稻垣長章釋明

門人 東都

堤有節仲文

輯

書

與子和書

前日辱枉顧。僕時詣下館邸。所以失迎也。啓者片山  
義夫一字權七。家住傳馬小街。乃向於僕處邂逅。足  
下者是已。欲飲僕酒。而以本月廿一日為期。彼意欲  
僕屈足下。借至。而不敢請也。僕是以為義夫請。不識

足下衆閒惠然賁臨乎否。惟僕必將以已初詣貴府  
拉足下。強起妙甚。義夫欲會讀史記列傳以下酒。袖  
一本更妙。

新歲未接芝眉。想足下門內清寧。多占春禧。恭喜恭  
喜。純也無恙。本月三日。與富會夫兄弟書。具稿奉示。  
不知足下讀之粲然耶。抑將拊髀稱快耶。萬祈電覽。  
昔者揚子雲作法言。長安富人。奉千金以求託其名  
於書中。而子雲不可。司馬長卿受百金而爲陳皇后

作長門賦。今二賈豎乃以方金一片獲純文。而託其  
名於純集中。是何幸也。若比之長安富人。其利奚翅  
萬倍。純文一千言。僅直一片金。可謂賤矣。揚馬有靈。  
將謂予何。古今人不相及如斯夫。足下其能辯之。純  
今日在家。壺酒惜獨酌。惟足下衆興一來。統容面晤。  
又  
福田生元秀錄徂來先生及諸君文各數篇。命曰名  
公四序。將不朽諸梓。波及純。其橐既成。生恐其傳寫  
之或誤也。則因足下以示純。使純自投其文。生之好

文可謂篤矣。且生不敢以其所得於故紙中爲是。必以橐各就其人而正焉。又何其愿也。純既承足下之諭。固宜敬從。惟純不佞。不敢望諸君久矣。鄙文何足采錄與。况福生所編。以犬馬之年。序在諸君之前。亦所不安。萬萬除之。幸甚。所示之橐。一覽完璧。重煩足下。爲純致意。福生。餘容面悉。不具。

足下每與純書。曠自稱愚老。老尊稱也。故呼先生長者曰老。禮也。若自稱曰老者。以齒高人。倨傲之辭也。

故與門人小子言。或時以之自稱耳。其於朋友。雖已年長於彼。然猶自稱曰弟。亦禮也。先賢所行可見矣。純雖不才。未委質於足下。且犬馬之年。亦在足下之先。足下與純言。不宜自稱曰老。於純尚可。若與他人如此。必將謂足下不知禮。純竊爲足下耻也。純好直言。敢布區區。多罪多罪。

前日純奉書足下。足下未有回音。昔者令郎來。純以爲必得足下復書。乃得足下國字書謝一聲者。足下

若不能屬文。則予無怪焉。足下雅好文章。名譽高世。何乃愛一行書於我乎。意者足下得純書。必曰。唉。是何足報云爾。詩曰。投我以桃。報之以李。且禮記曰。禮尚往來。往而不來。非禮也。來而不往。亦非禮也。足下豈不知之哉。抑足下以純爲出無稽之言。以欺足下乎。請復言之。禮。恒言不稱老。鄭康成以爲廣敬。夫以不稱老爲廣敬。則稱老爲不敬可知矣。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事。若不得謝。則必賜之几杖。行役以婦人。適四方乘安車。自稱曰老夫。然則古時大夫年未七十。

且猶不得稱老。况其下乎。今足下未及始衰而自稱曰老。豈不太早乎。純所見如此。是以有前書云。足下若以爲不然。則盍答書以辯之。純雖不敏。將拜而受教。今足下不然。特致謝一聲而已。則其不見悅也明矣。純不知其罪。故茲復請。足下若曰。我非仲尼之徒。何以禮法爲。則非純所知也。

與會夫兄弟書

客冬得二賢契連署國字書。承二賢契戮力共出方金一片以爲贈。純時他適。未即答書以謝厚意。且先

孰視來書及嘉貺。曰。吁。是何來也。豈二子不以純無似。爲純之生。在一日之先。而以先生長者待之。猶孔子之於程子也耶。若然。則遺人以財。自有其禮焉。而二子之書。及所贈金包。題封不如式。殆不孫矣。將二子矜純之貧窶而賑之耶。若然。則二子者皆富家也。而方金半片。在二子固爲一席茶錢。在純亦不足以供數日之用。何以爲賑貧乎。二子決不如是。既而曰。噫。吾過矣。吾過矣。二子則矜予耳。古者有嗟來之食。豈在多乎。曾子譏不食而死者。蓋小之也。今二子之

矜予也。亦其不忍之善心也已。何論財之多寡哉。是宜謝也。純於是乎深領二賢契之厚惠矣。凡純平日所以爲心。抑有一焉。今恃二賢契之謬愛也。遂言及之。曰。純先平手氏。自五世祖起家相安土王。高祖以騎將戰死于三方之原。迨乎安土氏亡。曾祖以下。流離播遷。在諸侯之國。既已微矣。然尚世生長于戎馬之下。唯武事是習。未嘗執耒耜。未嘗爲箕裘。未嘗知賈術之方。幸先世之餘慶未艾。食升斗之祿於一邦焉爾。及純之身也。生而不好武。唯好孔子之道。純之

少也。先君子有故致仕。升斗之祿。亦無所受之。純於是。專心讀書。竊謂斯道。二帝三王之道也。大之可以治天下。小之可以治國。即不幸不顯達。尚不失代耕之祿矣。孰謂屠龍之技。終身無所試之。故自弱冠。游歷四方二十餘年。落魄來歸。始絕意於仕途。卜地於負郭。而開紫芝園焉。集生徒而教授之。束脩之微。積之可以易衣食。所謂祿足以代其耕者。何必粟米哉。若純也者。古謂之舌耕。蓋士無田祿者。所不得已而爲之也。凡天下之民。非士則農工商賈。士必有祿。農

工商賈。無祿而有其業。如士而失其祿者。欲爲農則無田廬。欲爲工則未嘗習其事。欲服賈則無貲。於是乎士之所以索衣食。亦非一途。此百家九流之所由作也。惟士苟學先王之道。而不遇時。則當安乎命已。寧死不敢行不正之事。以求活焉。故純日夜孳孳。讀聖人之書。求先王之道。有所得則識之。以待人之問。然猶恐時有紕繆。以誤後生。純非敢以道自任。惟如此。纔可以不負爲士而已。夫士之不與農工商賈豎爲伍也。尚矣。爲其異類也。惟教學之道則不然。苟道在

彼則雖芻蕘。吾將詢焉。如道在我。則雖蠻夷。吾將教之。况於農工賈豎。吾何敢拒之乎。是故吾社中。自農工賈豎。以至僧道巫祝。百家九流之徒。苟以禮來學者。吾未嘗不忘其愚而善誨之。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。君子樂之。純雖無似也。蓋竊有慕焉。至於彼其諸生有贈。則不問其敬予矜予。一切受之而不報。非徒爲貧。禮則然也。今二賢契之贈。雖未的知其意之所在。姑留之爾。誠知卻之爲不恭。爲責人之善。是以不敢。孟子曰。可以與。可以無與。與傷惠。若與而傷

惠。則如無與。純承嘉惠。愚心不安。略舉其惑。不識二賢契以爲何如。惟炳亮。

答諦觀沙門書 代下館侯

尺素遠至。則承足下特祭多聞王。以爲不穀祈禳。且領神符。感佩何已。官事鞅掌。不能覩縷。聊此答謝。春寒自愛。

又

向接手教。特賀改歲。則審尊者法候多福。歡喜何限。承諭尊者隨例祭多聞天王。爲不穀祈禳。併領寶符。



春臺先生文集 後編卷十三 七  
不穀為官無渝。家庭寧靜。兒孫日以長大。皆神之賜也。師之力也。何勝感佩。裁答申謝。不具。

又

辱惠書見賀以新春。恭喜上人起居平安。承諭上人隨例祭多聞天王。為不穀祈禳。茲領神符。佩服何措。謝謝。公務多事。裁答不具。

與山縣次公

次公足下平安否。不覩光儀三月。自夏徂秋。無任瞻戀。曩者草廬之集。微足下貴臨。恐未足以落吾室。足

下之辱。僕之榮也。純有所著書。曰親族正名。藏諸巾笥久矣。近有書肆之人乞刊之。既已許之。則又欲得名公題辭以增其價。純曰。無庸。此膚淺之語。書以國字。實為童蒙設。何序引之可求耶。其人固請。純亦不克拒。敢敷下情。謀諸左右。因具稿并序以呈。若得足下一言以弁篇首。則豈徒費人之利哉。是書之所賴以不見弃。純固將受足下之賜。唯足下諒察。秋暑未退。自嗇。純白。

答次公書

日并生來。致足下手書。及所惠真那石三塊。開緘審足下無恙。且領嘉貺。欣喜何窮。純好印章。近日石從船上來者。漸乏良材。即有之。其價甚貴。不易置買。於是徧索諸海內。後先獲數種。其品固有高下。既試之。莫若備之八木山者佳。惜其質微燥耳。次則豐之白杵者。土俗呼爲豆腐石。所患其理易泐。與大者難得耳。他未見佳者。今視所惠者。殆可亞備產也。蓋其爲石似豐產。而理較縝密。因試合能者刻之。果亞備產。惜其太輕易缺耳。要之雖皆不及從船上來蠟色者。

然以予所觀海內之石。惟備產與長產。可以爲印章也。其不亦可嘉尚乎。足下履信乎三千里外。贈以所許。純何勝感佩。井生之來也。其言似不足者。余蓋知其謹厚。既覽其所作詩若文。則見其才氣宕逸。燦爛成章。余三擊節曰。何物老嫗生是兒。夫今之學者。往往能詩。而不能屬文。即有屬文者。務剽掠古人成語。而綴緝之。雖則奇哉。匪出諸己口。言無條理。意不貫通。如詩家所謂集句者然。且其工不足者。綴緝之際。不勝痕跡。令人益厭。問之則曰。古文辭乃爾。悖哉。世

之齷齪者。故不足道。惟吾黨後生亦多坐此。獲罪於前脩者也。純嘗持此論。時時爲初學言之。而未有一人聽從者也。純爲此不樂。徃徃默坐書空而已。徃歲足下以和生之文見示。純時擊節。豈惟純擊節而已哉。來翁亦數與吾徒言之。其後足下又示田生之文。亦復竒矣。純退而曰。次公施何教。能達人之才如是。欽慕未已。今又見井生。純愈益竒之。夫東都海內之一大都會。而戶口數十萬。鉅儒碩師。何里不有。而挾筴立于師門者。亦車載斗量。問其能修文辭者。則屢

屢三數人耳。夫貴國雖大。豈如東都之人多乎。乃頻年出才子。將勝東都。何哉。此宜有說。予蓋知之。夫東都固多鉅儒碩師。要其所爲教。不同其說。言人人殊。惟學者亦各有其師。然其所交游。不必同門之士。則其所聞異說常多。信此未深。而見彼可悅。是以不能固守其師說。徃徃爲邯鄲之步。所謂多歧亡羊者。信哉然哉。若諸侯之國。則不然。學同其師。交游必同門之士。無有異說咻之。是以篤信固守其師說。不見異物而遷。此學之所以成也歟。余惟貴國之士。其亦如

斯矣夫。雖然。在他國。則師或非其人。君上或不崇儒術。大臣或不好學。俗或輕薄。而其所以爲道或不古。是亦人才之所以難成也。今貴國皆無之。宜哉。才子接武而出也。純於是乎懋。足下有功於其國。因爲貴國祝其愈益生人才。蕃昌久長。人恒言士生于輦轂下者幸也。今以學言之。若不及侯國。是果幸耶。抑不幸耶。純不知所以辯之。因申謝敬。併及此論。不識高意何如。暑氣將至。隨時自愛。

又

往者煩足下以詩書古傳序。幸見許允。既逾年。未有音耗。愚心竊訝之。附驛使奉書左右。又逾年。未聞回音。愚心愈益訝之。六月中。邸人來致足下書。乃審文候安寧。欣慰無量。辱賜古傳叙。典實雅馴。誠足以不朽吾書。幸甚多謝。叙文結末曰。其纂輯之旨。德夫自叙悉諸。純於是書。初不自叙。仰子遷及足下叙之而已。今二兄叙皆已成。則纂輯之旨。曷待蕪辭。願足下刪此十一字更妙。東野遺稿序。瀆電覽。而承賜藥石之言。感謝忠告。純非不嘗聞君子之道。特悲先友東

壁生不幸。死亦不幸。且爲其弟奎州怨望之言所激。不覺發憤切齒。遂吐過甚之言耳。足下其亦諒察。茲受高教。始知過矣。不任慙慙。敢不聽從。即於原文刪去三百二十九字云。庶幾免于戾。足下少紓憂念。餘不多及。

答玄海師書

一別之後。音容渺哉。仄聞足下遊京師。增修所好。歡喜無已。則不棄捐。遠賜書問。鬼毫二管。深領嘉貺。多謝。再遊何日。延頸望之。不具。

答尾張鈴木大夫明雅書

七月十二日。純再拜。辱賜書問。承諭執事歸藩。起居益佳。曷勝欣喜。向者純以不肖。而數受青顧。過蒙雅愛。感佩何限。祇今雲山千里。無任遐想。于時餘暑未艾。爲國自重。不悉。

又

純再拜。辱惠書。賜賀歲首。多謝。恭以執事動履。戩穀膺受。鴻禧曷任欣躍。楮端手書。益見殷勤之意。且問以詩。僕去秋患癩。杪冬纔安。是以久廢吟咏。無有佳

作。故不錄呈。萬惟炤察。餘寒未艾。爲國自嗇。

報匹田子業書

純白。足下前月十三日手書。自白子致之。開封則覩  
縷數千百言。不徒見足下面。宛如晤言於一室。覩足  
下與人恭。孫好學樂道。懃懃懇懇之態。若純之踈放。  
安能一二酬之。况僕未有大功於足下。而足下賞之。  
以過當之辭乎。僕何敢當之。謝謝承諭。足下平安。與  
二三兄弟。講學匪懈。暇則博綜絲竹。肄業毋倦。二三  
兄弟。亦頗好足下所好。屬而和之者。至十餘輩矣。樂

器亦一二得之國中。琵琶最妙。嗚呼。人有好。則物且  
格。葉公好龍。而龍至。若然者。足下有。好之應也。物且  
尚格。况於人乎。宜哉。二三兄弟。相率從足下也。純雖  
無似。亦素有是。好。今聞足下有是舉也。安得不竊抃  
於千里之外乎。昔武城小邑。子游一宰之。而邑人絃  
歌。仲尼蓋悅之。今莊內之爲藩國。寧武城小邑之可  
比哉。特恨仲尼不及聞耳。若世有墨翟氏者。而爲之  
回車。則非僕所知也。來書曰。服子吹笛頗進。此雖以  
其人穎敏。與用心之勤也。意者足下勸勉之力。亦不

少也。孔子曰。敏則有功。其足下與服子之謂矣。來書又以水子欲遺僕書意見教。僕與水子雖未有傾蓋之故。然嘗聞其爲人於足下甚熟。今足下又爲致其款款。服子亦云。是何爲恭之至於此也。僕不敢當。萬唯命。及得水子書。毋論其辭旨懇至。乃具禮物。以致恭於千里。純何幸受此盛意。徒增慙懼而已。足下其復爲僕致此意。水子幸甚。前所獻笈譜。度已習之。今又承乞笙譜。謹錄三首以獻。皆有記注。詳之可曉。白子無恙。時時往來。語必及諸君。僕甚怯暑。雖不病。猶

病也。省事消息。僅保殘喘。書不即報。幸勿深咎。新秋微涼。神氣稍蘇。裁答併謝。炳諒是禱。自愛。不備。純再拜。

與印海芝山二沙門

今夕中秋。欲與二公而邀月。即無貴幹。幸袖管見臨。雖澹泊哉。掃除席門以候。

與麟嶼童子書

孟冬早寒。麟嶼童君足下無恙。詩云。一日不見。如三秋兮。今者純不見足下三秋矣。若詩人賦之。將以爲

何如乎。可謂踈闊甚矣。方今雷收聲已久。想足下神氣漸復。夫萬物得雷而蘇。足下聞雷聲。則惺伏幾絕。異哉。足下近日讀何書。講何業。晝短夜長。非篝燈烟烟以繼晷。無以補其不足。古人有鑿壁者。其勤苦為何如哉。純觀足下於學。得無如王公大人。以學爲戲。以消日者乎。夫足下雖非布衣。然儒生也。不幸早以神童聞。幸而蒙國恩。賜食廩粟。列文學。奉朝請。雖少。不可以不知所務也。古人有童穉而日誦六藝。古文數千言者。純自識足下以來。數年于茲。未聞足下

有所誦。以今日較前年。亦未見其有所進。而所進者吹笛耳。近來足下聲價頗減。豈徒然哉。程正叔有言曰。人有三不幸。少年登高科。一不幸也。足下其思諸。肥後州有水足生者。竒才也。其年甫十六時。遺徂來先生書。質問經傳中疑事數款。足下或聞之。今足下十六之歲將暮。自度能及水足生乎否。純性好直言。而辱足下之知。是以盡言如此。幸勿以爲謗己。純頓首。

答山田童子正朝書



不見丰儀久矣。音塵之阻也。參商不啻。茲接手書。諭以貴恙。遇寒亟發。純固知吾子所患。方今盛寒。其苦可想矣。吾子惟善將養爲妙。夫吾子冬則畏霜雪。夏則畏雷。一歲之內。避雷與霜雪。則其無畏者幾希。古語所謂畏首畏尾。身其餘幾。吾子近之。純聞西域有無雷之國。南方有八蠶之地。吾子乃不生於彼而生於此。何造物之不利於吾子也。予則以爲吾子之患。雖由稟受之薄也。亦豈非以奉養太厚。安佚過度。自崇其疾乎。吾子雖少。幸一思諸。所示江島記。熟讀卒

業。純昔遊于彼。今睹吾子所著。恍若再到其地。文字之妙。乃爾。吾子不以純無似。命以改竄。純未知吾子之心。何敢輒下雌黃。因此完璧。純有一言私於吾子。所惠書。文章則佳。惟書中稱呼。未合古人。於今禮亦有所闕。吾子且舍文字。而善讀書可也。歲暮多事。忽忽裁答。不具。

與雲洞師書

日有賈人來。傳師兄言。致示答。默上人書稿。及默上人書并詩。居數日。師兄又袖數篇稿來見示。純時在

外。及歸覽之。併與前所示書稿。反覆數四。擊節不已。竊怪師兄修何道。從何處而得茲文章三昧。蓋釋氏之善古文辭者。以予所睹。則有玄海師。翹楚叢林。而未聞有接武者也。今觀師兄之文。其接武於海師者。何足道也。即令海師見之。三舍之不知。其必避一舍焉。蓋以年。則師兄之成。少晚於海師。豈非老子所謂大器晚成者乎。然師兄猶弗敢自是。輒必質於僕。何其恭也。純則略有所批評者。特以其有一日之長。且不敢逆師兄故也。師兄更擇其所從可也。抑師兄爲

人善病。而著作以勞心思。或恐非攝生之道。今也文章既成。則不必多作。向後宜少其思慮。以爲永年之計。此純之區區所祈於師兄耳。所示詩文稿。及默上人書并詩。卷束壁上。應時檢收。餘容面盡。

答雲洞師書

日辱鴻書。僕因生徒懇請說唐詩。自仲秋至後九月。甲子一周。無有間日。以故未報書。近又頻接短牘者兩次。則純不幸有賤恙。懶乎作字。及病少間。取前書展讀之。觀師所以狀衆聽余說者。殆盡之矣。夫余之

始上座也。四方來聽者如堵。小堂實不能容。余媿無維摩氏之術耳。居數日生徒稍稍引去。一日寡。此及卒業。塵塵可指數耳。純聞佛氏之言曰。菴摩羅果善華寡實。初發心之菩薩似是。豈不誠哉。宋玉有言曰。曲彌高。和彌寡。純之辯豈亦陽春白雪之曲耶。何其悅者之寡也。是則可笑也。夫如此。則欲驗師之所狀。不可得已。師復何所瞻望哉。且舍衛三億人。何處無有。故士之求知於當世。自古所難也。苟知其難。而且汲汲焉。唯奔競之士為能。純也老矣。不暇及之。

餘皆如師言。可待面晤而盡焉。承示詩及文。翫讀未熟。弗敢妄言。暇日尚賁臨。力疾走筆。惟炳亮不悉。

與雲洞師書

前日因拜午過師房。清話半日。攪擾香積。麥飴之美。雖馮異之所食。光武於滹沱河上。何以過之。純未知所報也。且又以其所作風雅詩數篇見示。純未知師實作之乎。抑或掇汲冢中遺簡。偶得古之所謂逸詩者乎。此大可怪。因憶純亦昔年於總州海濱。獲逸詩一篇。私藏之。以俟異日太史采陳。今取之。筐筥錄呈。

左右。悅知音也。昨日辱枉顧。純適出行失迎。可恨。茲託便風。片楮伸謝。因併多謝尊師。致意幸甚。草草不具。

又

廼者聞和尚爲衆說書。所以說書者。聞之。今和尚位在第三班之上。將以臘次陞入第二班。故事。必說書而善。然後得陞此。叢林良法。見不徒尚耆臘也。和尚之說書也。吾知其必傾闔山之衆。而致雨花之瑞。問之果然。隨喜無已。菲儀聊以伸賀。咲留幸甚。不

悉。

答莊內久米子古書

純白。足下杪秋所惠一封書。月內落手。開封得國字書。墨色淋漓。正知足下平安。書辭殷勤。宛若對面晤言。欣慰何限。且命以寄示其所作詩及文。因求予改竄。純固聞足下好詩。前已睹數篇。如其文辭。未之有聞也。竊謂足下何文之能爲。及展而覽之。廼遺余書也。其爲辭也。覩縷委曲。言無遺事。國字書不如也。曩者足下之在東都也。亟來見予。特問吹笛而已。未始

語及文章。迺今如斯。不識足下何從得此技也。余益信士之不易相耳。夫足下既能屬文矣。則國字書徒爲蛇足。余故併答之以一書。不以國字者。去煩就簡也。唯恐足下以我爲受而不報耳。承諭今茲貴國大水。足下之宅幸無害。昔歲足下在東都。罹沉竈生蛙之厄。今茲在藩。又見襄陵之災。足下智者與。何其樂水乃爾。敬賀足下不爲馮夷。純素有鬱結之疾。醫曰。因思慮過度所致也。藥餌不能除之。唯運動四體。可以解之。純性好遊。及聞醫言。自以爲運動四體之至。

莫如遊山。於是今年四月遊秩父。還而取路於毛。探山川之勝者。無慮若干。跋涉數百里。旬有五日而歸。雖於司馬子長之上。會稽探禹穴。闕九疑。固非同年之論。然亦足以略酬區區夙志耳。惟是行也。務在絕思慮於心。以求解病結。故雖過勝地。而無所記述。與行吏之往來。無以異耳。足下無復問之。既歸。氣體甚佳。飲食加進。經夏無恙。醫言果效。八月中。因生徒懇請。說唐詩。後九月中。畢功。前後六旬餘。無有間日。近又四肢發小瘡。加以目疾。欲報徽音未果。凡爲此也。

幸勿罪怠慢。所示詩。客中行頗佳。惟點檢之未盡也。不免微瑕。聊復指摘以應命耳。白井生向以行人來東都。一過敝廬。倉卒不及敘平生。後不復相見。意已歸藩。水府上生平安。吹笳彌進。得足下問及。使余謝厚意云。年光如流。足下再遊。豈甚遠乎哉。努力加餐。目疾不能作書。待愈益緩。令人代書。不可詳悉。惟諒察。

又

子古足下。日辱惠書。純爲塵務所擾。未即答書。多罪

難逃。即今秋氣涼冷。未審足下平安否。承諭貴國今茲米價甚賤。國用不足。是以除朝聘職貢外。事無大小。一切減省。或止而不行。如足下與同寮。以職事更番來東都。亦在止中。將恐永止。則足下無復東都之行矣。純於是乎顰蹙久之。曰。噫。異哉。今之政乎。夫古之所謂荒政。如人君減膳。馬不食粟之屬。在凶年所行也。安有連歲有年。米粟如土。而患國用不足者乎。今而如是者。抑何故也。此必有以也。足下與監計事。宜明其理也。夫米價之賤。豈唯貴國之患乎。海內大

小諸侯皆患之。豈唯諸侯患之乎。下至士庶人。苟有  
祿食者咸患之。今若使海內不患米價之賤。非明王  
賢佐回天之力。弗能也。非一國一邑之政所能及也。  
余惟當今之時。爲邦君謀者。莫若節用省事。崇尚儉  
素。君子其有取於墨子之道與。然富國強兵。先王之  
政莫先焉。雖今之世。豈不可行乎。足下其亦思諸。此  
誠非草野之士所謀。因答來諭。遂及茲耳。所示贈子  
業序。一二點竄以應命。服部子今年不來東都。令人  
悵然。世事無定。末如之何。子業無恙。久不消息。幸多

致意。水戶侯早世。國人咸悲其不幸。況於上子乎。正  
如足下之言。純素患四肢小瘡。今秋又大發。兩腳尤  
甚。雖媵理之疾。不足深憂。而頗妨眠食。唯是恐罪。力  
疾裁答。萬祈亮察。不具。

與馬島伯凱書

純頓首。日者純患目疾。自閱方書。及諮他醫。服藥久  
之。未效也。十月十八日。忽右目暴赤。入夜睛痛。熱淚  
溢流。翌日眼胞腫甚。羞明。苦不可言也。自以爲風眼。  
不急治恐危。欲就足下求治。而不可行也。於是奉書

以請。足下不棄不肖。即時命駕而至。治以竒方。不日痛減大半。次日尊大人亦辱臨視。多謝。居十餘日。諸症悉已。惟慎守禁戒。更服藥數旬。復故。嗚呼。專門之業。如斯乎。其妙也。夫目之在人身也。其爲用大。非耳鼻之可比也。如手之握。足之履。口之嘗。身之舉止。皆有藉乎目。况純生耽書。以之洞視萬古。達觀宇內。雖貧賤。足以自娛。世固有富貴而不識字者。自我觀之。雖有目。猶無目也。若純之樂。雖南面王。弗肯以易此。而純之樂。所得於目爲多。若一旦失明。則併與此樂。

失之。縱強效左丘著國語。何足以醜素志哉。是則純之終樂與失樂。俱在乎目。而目之有無。懸于足下。殆哉。今賴足下之力。兩目反常。得全世人不能得之樂。大矣哉。足下之賜也。純固宜傾橐以圖報者也。惟純家貧。舉室以奉。不足以益足下。而純無以立於世。所以切齒而已也。野雞一雙。敬獻大人左右。幸爲致意。菲儀具別幅。聊以犒從者。不敢謂報德也。咲留幸甚。恭惟炤亮。

與良夫書



春臺先生文集 卷之三 行和卷之三 不效  
仄聞英聃二師從足下別。是夕也。月白風清。拾翠園中。多少勝事。况二妙飲餞盡歡。風致可想矣。純固當會別。適有下館邸之召。是以不得與焉。悵然而已。聊賦一絕以抒戀戀之情。萬惟炤亮。

答柴山子文書

日辱枉顧。留歡半日。不醜草具。實為愉快。尋又惠書。兼損海鮮二尾。賀純重受沼田侯寵遇。且諭足下不唯獨喜。特差人走告山井子。交誼之重。曷勝感佩。謝書至而塵事紛冗。未即答。茲特奉復。雄雉一隻。聊

表微忱。莞留幸甚。新刊孝經三本。應徵致貢。萬容面晤。不乙。

復井上玄里書

日足下與伯耳辱來見。無何足下先歸。未及叙其平生。忽復阻山川。伯耳獨留在都下。數顧敝廬。問以文章。每相見輒語及足下。足下歸亦未我遺棄。惠之書者再。且見贈以詩。多謝。純固宜報者也。惟老懶之故。不能為詩。不啻今日。加以塵事縈心。尚尺書之不暇。裁遲緩數月。自知其罪耳。今伯耳將歸。則峽中音塵。

殆且絕耶。此不可以闕然不報也。足下詩頗好。不懈。將及古人。要在讀書。如前言之。伯耳數聞余言而悅焉。其又爲足下言之。徂來先生遺書校畢。稍稍土木云。孟冬初寒。自愛。不旣。

又

客冬驛使來。致足下書。純適主伯兄之喪。朝夕哭奠之外。不敢治人事。故雖獲人書。而且披讀之。未敢也。况報之乎。旣數月。廢事彌多。於是勉強視事。乃取足下書而反覆熟讀。審其疾已復常。鄙心欣慰。書詞縷

縷數百言。言有條理。足以見其伏櫪千里之志。及其述峽地之勝也。莫非言得其實。人亦誰謂不然哉。雖徂來先生。其必點頭於地下矣。夫峽似蜀。誠有文翁者教之。則相如子雲。何不可起乎。足下欲爲文翁乎。欲爲相如子雲乎。自孔明以下。亦皆可爲也。勉哉玄里。純詳來書。見足下若不滿於方技者。愚意不然。孟軻有言曰。民無恒產。因無恒心。故人不可以不治生。夫苟治生耶。農圃之外。巫醫百工。何不可爲。昔殷有巫咸巫賢。皆相天子。徂來先生以爲是必巫而賢者。

故人苟志於先王之道。而達乎詩書禮樂。以成其德。則其所業雖小。何足以爲累乎。要在其所行何若耳。勉哉玄里。世固有石公王生者。而罕有子房釋之者。足下言是。豈唯峽中爲然哉。天下皆然。此匠石所以思其質也。足下學問不懈。將以爲峽人之領袖。所示詩益佳。少加雌黃。以璧土。粟餅一匣。敬領嘉惠。純有所著論語古訓。近日命工土木。點校是正。多出予手。冗忙甚矣。所以緩答。且草草也。伯耳數寄書。問以文事。彼其精苦。可想見已。幸爲致意。不罄。

門人 植村正直書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十三 終



貴使奉書牛門老叔。因還三國志一函。昨已領報書。純感旨微邪。頭重惡寒。數日未已。服藥消息。幸得不劇。歲除在近。塵事紛紛。勿勞再問。須待新年相慶。統容面謝。不悉。

復小宮山君延書

純白。長翁致足下人日書。開封。墨痕淋漓。宛若見面。承賀歲首。且審貴第平安。太孺人康寧。欣慰何限。足下被謫杜門。不得出入。既已十旬。鬱悶可想也。然純竊謂君延特不得出行如齋居耳。比之拘於囹圄。放

於遠方者。豈同年之論哉。古人有下帷講誦。三年不窺園者。君延雅好讀書。尚可以自廣矣。向者純進覽徂來先生所著辨道一編。尋又進純所著斥非一編。今足下諭以二書皆卒業。因自言其所得於徂來之道云云。以致謝。夫謝吾不敢當。若足下之言。豈不然哉。蓋徂來之道。即孔子之道。非孟荀諸子之道也。孔子之道。即二帝三王之道也。二帝三王之道。存乎六經。微六經。無以見二帝三王之道矣。論語孝經。則斯道之奧義。聖人之口訣也。故讀論語孝經。然後知孔

子之道。即二帝三王之道。讀六經。然後知二帝三王之道。得孔子而有以傳於今也。近時仁齋先生尊論語。以爲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。遂廢六經而不講。夫六經事也。又法也。故或謂之六藝。論語其義也。故有六經。然後有論語。論語雖尊。豈可得廢六經而獨尊於宇宙哉。此其謬可見也。古人有晚學而能進於道者。今足下年纔四十餘。既通大義。不可謂晚矣。且足下所以獲罪於朝廷者。忤官長也。所以忤官長者。愛民也。足下雖見廢紕。特失官耳。歸入羽林軍。而食

祿如故。是則國家洪恩。祖考餘福也。當是時。足下誠宜惟其所以自效。來書云云。則知足下之志。如純所望。是可尚也。夫鉛刀猶能一割。况足下素懷利器。未甚試之。純愚竊惜之。爲足下計者。莫若夙夜砥厲。以益利其鋒刃。然後盛以錦囊。貯以玉函。藏諸祕府。不敢妄用。待夫盤根錯節。而後一試其能。雖然。遇不遇。時也。有命焉。不可必也。易曰。雲上於天。需。君子以飲食宴樂。言以不待待之也。是故君子苟不遭遇。莫若樂道。樂道者。讀書爲文是已。足下雅好著述。吾知

其足以自娛。惟足下自愛。所示詩若文。點檢復上。歲初多事。不暇作書。有似怠慢。惟足下恕察。不備。

與君廷書

太孺人初履花甲。護草榮於北堂。誕日茲迴。瑤池仙物。頒賜覃鄙人。曷勝欣戴。特差賤价奉謝。乾魚二尾。聊伸賀敬。莞留幸甚。

又

大前日蒙寵召到貴府。不想足下延僕令得拜太孺人於內堂。見遇以親狎之意。鄙心無任感激。昨日啟

廬之會。足下有貴幹不見貴臨。悵惜無量。淫雨暫晴。伏惟太孺人興居住勝。多多拜上。餘情不既。純再拜。

復堤仲文書

足下偶得松魚。不以馨爾夕膳。乃使純與細君共此臊脾。何惠如之。多謝。承諭今日有貴幹。不會牛門。故不使來取後漢書。純當斂之以待他日之取。

又

日足下與由之共修事草堂。壁有勞。多謝。聞足下失足。宜治養。所還莊子一本。領收。第三本以附盛介。軌

範中疑事。注記進上。純是日無事。思二妙來。復爲修餘壁。貴恙幸佳。改日青顧爲妙。不既。

復植村希汲書

足下行役數月。寥寥不通消息。遐想曷已。倏忽逾年。孟春九日。太孺人差人來致足下客臘廿日書。開封展讀。就審足下起居平安。志氣不怠。欣喜無量。邇足下之將行也。純不幸寢疾。足下雖來告辭。尚不能相見叙別。何況把一杯以致殷勤之意乎。其後純幸得起。九月廿八日。與諸子會業。自來會業如故。長翁書

其報之。凡諸子每會。輒語及足下。曰。希汲何爲。習射乎。馳馬乎。擊劍乎。羅雀乎。射雉於臺下乎。讀書乎。誦詩乎。登樓而嘯乎。隱几而睡乎。與其僚友飲酒放歌乎。然閑居幽事。莫若讀書爲文。希汲豈爲之歟。長翁書其言之。來示云。得長翁書而發憤讀書。數日不轉目。善哉。如其疑惑紛紛。何足患乎。要在熟之。希汲勉旃。東都孟春寒甚。數雨雪。純病後又病寒。服藥而安。幸勿爲念。久不候貴家。野叔藩來言。門內安寧。可以小紓。春令方行。瓜期寢近。加餐自重。不既。



與慧寂師書

純白。昔師兄少遊於我徂來先生之門。先生目師兄以狂僧。當時吾二三兄弟皆以爲當。師兄亦受之不辭。蓋師兄嗜酒踈弛。不拘禮法。沾沾自喜。所以得狂名也。純與師兄。非特一日之驩。以風塵之故。不相過從。且十年焉。有如絕交。雖然。純豈忘師兄哉。無寤無寐。有懷于舊遊。輒爲廢業。悵然久之。不識師兄於純奚若而已。向也因謁爽鳩子方墓。過師兄房。至則戶外有屨。且言聞純未敢突入。而問門者以師兄在否。

一沙彌答曰。不在。純悵悵太息。而授沙彌刺。且告以殷勤之意。未訖。師兄自開房戶而出。曰。方今對客。不可更延他客。是以託不在耳。忽聞子聲。不可以不倒屣而迎。遂延余而入。信有一客在座。杯盤狼籍。圖書旁午。余就席問安。且叙久闊。未既。師兄酒之。銜杯而語。且泣且咲。旁若無人。師兄固狂矣。純亦不可謂不狂也。純退而竊謂師兄之狂者。狂也。純之狂者。里婦之顰也。亦可醜也。純聞之。狂者無矯情。人莫不有奸惡之情。苟於其所惡。雖爲之閉戶可矣。雖踰垣而走。

可矣。焉有託不在以謝客哉。昔有僧獨居草廬，關柴門而坐禪誦經。一人往而叩其門而不應。客呼曰：和尚在否？僧曰：不在。客識其聲曰：和尚在而何云不在？僧曰：主人自云不在，非妄言也。何以詰為？師兄若厭客，則實謝之以實。否則白其眼以却之。如阮籍亦可，人誰非之？何則不匿其情故也。凡狂者之行，非常人所知也。師兄何憚而弗為？乃區區為俗人之所為，朱必不為狂之累。純竊為師兄耻之。純雖不能狂，亦有厭客之時。然平日未嘗託不在以謝客。特謝以事故

而已。師兄狂者也。固當有高世之行。余日望之。是以有此言。不知高意以為然否。純頓首。

復五味伯耳書

日者驛使來，致足下十月八日書。覩縷數百言，宛然面目。大慰遐想。朱實一筐，感荷喜貺。是秋菓中貴品。東都所少。况峽中之產。色味皆勝乎。多謝厚惠。先是五月三日，都城東北火，延燒數里。吾鄉不與。幸也。足下損書見問。爾時不詳其所致書者何人。亦未答書。茲復承損書。足下何無已於我狂夫也。來諭云：令尊

患瘍發背。自六月至八月。治之而愈。九月乃平復。嗚呼。殆哉。憂患可知。今者安寧。喜亦可知也。足下少學。軒岐之道於其家。而業醫於其鄉。宜其東奔西走。不遑啓處。乃能時時遊息於文藝。而讀書爲文。其志亦偉矣。玄里於足下。兄行也。足下推玄里於前列。天叙固不可踰也。雖然。學者務在進取。及其競爽。孰能豫定其殿最者哉。要在勤而已。玄里學漸進。其詩亦漸入佳境。足下宜思所以及之。所示之詩頗好。一二點竄壁上。純體久不和。加以親屬更疾。且有不起者。憂

勞哀傷。是以踈懶倍故。得書而久不報。凡爲此也。勿咎怠慢。幸甚。由之無恙。時時來問。或把杯酒相驩。動語及二生。足下其亦爲井生言之。不悉。

答關子肅書

向因友人之求。煩足下寫兩體宅字。其字皆好。既致諸其人。其人書來謝云。聞足下有弄瓦之喜。未走一介以致賀。昨諸子初會讀毛詩。而足下不來。晚得書。則以親戚來集。不能釋之。而出爲解。信其然乎。純家人皆言關公近日不會業數矣。雖會則後。得非以有

室故乎。詩曰。宴爾新婚。如兄如弟。足下既有新婚之宴。今又加以赤子之愛。宜乎足下眷戀閨中。遲遲不克出。何可咎哉。客聞之笑曰。其然。豈其然乎。純愚未知然否。承捐一籃鮮魚。便烹以下酒。深領嘉惠。

復備前湯淺之祥書

客歲石田器之從役於東都。秋介某人來見予。其人既冠。嗜學好讀古書。實俊士也。既已定交。予因先問以貴國之事。首問先大夫熊澤子。器之答之不悉。予又問今士。乃告以足下及加世子。俱好文學。從吾友

子遷而問焉。今茲器之歸而遺予書。則足下因之以辱賜手書。悃至之情。無勝感荷。純以抄春旅遊上毛。四月中歸。則塵事至集。于時鴻書適至。未及裁答。又屬外姑久病。遂不起。爲之奔走往來。動冒暑雨。純素怯暑。能不病乎。因發時疾。伏枕旬餘。愈益廢事。幸而得起。然氣體未復。服藥將養數旬。纔能視事。所以久不報也。幸勿爲咎。來書殷勤。稱譽過甚。純何敢當。恐足下謬聞器之之言也。惟其見教以熊澤子生卒履歷。出處行事。詳悉典實。如覽一篇列傳。足下之尚賢。

春臺先生文集 後集卷十四 九 文刻堂  
爲何如哉。純先君子嘗好中江氏學。亟爲純等稱熊澤子之賢。純自齟齬。習聞其語。竊欽慕之。嘗謂學亦難其人耳。方今書生。誰不讀書者。惟人非其人。是以學不濟用。易曰。苟非其人。道不虛行。孔子曰。人能弘道。豈不誠哉。若能澤子。真其人哉。是故人。有稱熊澤子之賢者。必聞其事。或同或異。要不知其信否。爲之慙焉。今見來書所叙。乃知其實可信矣。鄙心甚喜。多謝足下之惠。承諭足下世職戎事。好治兵家之言。聞純也。忠臣遺孽。以爲先哲懿範。家有餘芳。因辱下問。

是足下景仰之過。賢父未必有賢子。古今所同也。純也。何知。徒慙慙而已。雖然。問而不答。恐獲不恭之誚焉。故粗書愚意。以答來問。如別紙。足下才兼文武。顯仕大國。日夜勉勵。以施令聞。秋風涼冷。加餐自嗇。

又

之祥。足下無恙。正月十九日書。逾月而至。開緘覆讀。益見足下眷念純之無已。惟其稱讚過甚。因之以溢美之言。純不肖。何敢當之。徒汗顏而已。承諭取經濟錄於器之帳中而讀之。夫是書也。純以自少所覩記。

東都四十年事變而考諸徃古。因錄其宜行於今者。將以傳諸其人而聽其用。捨云爾。雖然。純既知其立論多謬。考覈未盡。其何用之能濟。徒足以致有識之誚耳。雖得足下極口褒獎。無乃博愛之過乎。來書以爲備先君烈公治國大略。與純所論其揆一也。夫烈公者不世出之英主。得熊澤子而任以國政。明良之遇。實千載之一時也。純少聞長老之語。而嘗爲之擊節。自來願聞其詳。非一日也。及得足下書。乃得一二詳其實。純於是乎欲不沾沾自喜得乎。嗟乎。今時之

士。不仕則已。誠仕而不得。若烈公之君。何足以酬其夙志哉。如我徂來先生。不得一驗其術。豈非天歟。來書所云誠然。時維孟夏。我土尚愁淒風。不識山陽何如。善飯自重。不既。

復水野明卿書

昨辱手命。適自外歸。且對客。匆忙未答。今日蒙雅召。停午當徃拜。茲先差賤介。奉還所借輿地圖。及聲音對。各一本。因獻紫霞盃一枚。摺扇一握。盃自海舶中來。扇此方麗品。華客盡也。雖菲薄哉。或可把玩。莞留

幸甚。餘容面罄不具。

與水野明卿書

明卿足下無恙。十年以來。數奔命於東都。每留歲餘。詩所謂或不已于行。或王事鞅掌者。執事有焉。可謂勞矣。往者純著論語古訓書肆。小林歲仲乞而刻之。純又增注孔子家語。執事見之而喜。因召歲仲而謀。綉梓。歲仲固欲刻之。而患財不足。執事出邑金之餘。以助之。板是用成。純又著古訓外傳二十卷。未嘗示人。祕諸中箱。欲待好論語者傳之。癸亥夏。執事從役。

於東都。公事之暇。潛心於論語者非一日。每往來見純。輒以古訓疑義見問。純雖一二告之。然不能盡餘蘊。執事論難不措。純素知執事篤信好學也。乃始出外傳一卷以授之。曰。讀此則論語之義。思過半矣。執事大喜。如獲珍寶。退而讀之。夜以繼日。次第卒業。蓋能通大義云。因勸純綉梓以廣其傳。純曰。不可。先王之道。載在六經。六經待孔子而定焉。論語則孔子所與門弟子論定先王之道者也。斯義也。吾先師始言之。實古人所未發也。夫先王之道。論定於仲尼。仲尼

沒。而先王之道亂於諸子。謬於諸儒。非復洙泗之流。蓋二千年於茲矣。徂來先生出。而諸子亂說。諸儒謬說。一皆驅而除之。然後仲尼之道論定焉。純少讀論語。疑朱注之失義多。壯歲見徂來先生。而親聞其說。每逮先生之燕閒。輒論論語義。或合或不合。更相取捨。純退而記之。先生後有徵之作。與純前所聞。亦有同異。先生既沒。純又潭思研精十年。如有得焉。乃成定說。於是著古訓。又著外傳。私意古訓者。欲供爲王公說論語者之用。故刊之以廣其傳。然未知世之君

子果取之乎否也。如外傳者。乃純帷中之秘。實出於千慮之一得。雖宜得好古訓者。而傳諸其人。未可以博示世人也。今古訓雖行於世。然未知其能終不見棄。則外傳亦安知其不致謗讟乎。且數十年純精神所鍾。而一旦宣布四方。亦私心惜之。故不欲刊之。姑待二三十年後。世人論定而刊之。未晚也。執事勿以爲意。執事曰。子言誠然。雖然。外傳未有副本。若一旦不幸罹水火之災。則亡矣。豈不可惜哉。且吾觀外傳。在子之所著。殊爲精覈。且二十卷盡子之手書。字亦



楷正可愛。若今命工綉梓。則子之立言與作字。皆共不朽。是不亦善乎。且昔孔子尚不悅於時。况其下者乎。方今世之學者。悅徂來者。蓋十五。不可謂不多。而子猶欲待論定之日。夫堯舜在上。而有若許由。湯武在上。而有若卞隨。伯夷。謗議之興。何時無之。君子立言。苟無違道。何畏人之言乎。今外傳既成書矣。可以解人之惑矣。然而祕之巾箱。不肯示人。得非懷其實。而迷其邦者比乎。何子靳之甚也。向者某見歲仲。而語之以此事。因令度綉梓之費。既有成筭。某幸以寡

君之惠。與先人之澤。食邑於國。其入雖不多。然去奢汰。縮衣食。亦足以助綉梓之費。若子聽我而許刊行。則某請努力主事。則歲仲亦將傾橐裝以從事。惟子良圖。執事之言。諄諄如此。純不可以不聽。然亦未易從。少選言曰。多謝。唯未知所答。請緩之。他日執事使歲仲來。言曰。向者所請。願聞教命。歲仲因言曰。水君之請甚固。而先生持不可亦甚固。則恐失水君之歡。先生盍思諸。且外傳水君閱之一遍。稱其義理精到。字畫整齊。若果刊之。則再按三按之任在延年。先生

可高枕以待板成。是先生不勞而立功於一世。不費而施惠於後人也。不若早決策聽水君之請。純曰。世之著書者。多言藏諸巾箱。刊人之書者。多言固請懇求。而其實有不必然者焉。今純著外傳。實斬祕之。未嘗示人。欲以待數十年之後。而傳之其人也。純既於跋中言之矣。若聽大夫而刊之。則與世之著書者無以異也。自跋之言。徒成虛言耳。我茲之愧。故以爲不可。子其以此意致之大夫。歲仲反命。其後執事復數見純。而請如前。又使歲仲來請者。亦非一再。凡自是

歲孟冬始發言。至明年季春。或面語。或以書。或使歲仲來請。不知幾往反。純尚持不可。最後歲仲復來。曰。昨水君召延年。語之曰。予將以孟夏代歸。刊外傳事未見許。是爲予心之累。其如之何。若先生聽予。逮予在都之日。以書本授予。予受先生賜以歸。則何喜如之。子盍爲予重請。水君之言如此。延年則以爲方今人情輕薄。邦君諸侯。不敢出數金刊人之書。水君乃欲捐邑金刊先生之書。水君之義甚高。先生亦可小折節。延年老且病。如先生聽水君。以書本授延年。則

亟鳩工令作。延年將終身於此。唯先生再思。純從前反覆思之頗熟。於是幡然改曰。自古知己難遇。吾祕此書。俟知者於數十年之後。而不可必遇。設令遇之。其人果能盡力耶。否耶。是亦未可知也。今大夫愛我信我。又欲不朽我言。盡其心。竭其力。捐其財。而不吝。純之遇斯人。可不謂知己乎。歲仲之刊書。盡心校正。大異於他人。今外傳雖不知其果可行與否。然得大夫與歲仲以早行於世。是豈非命哉。不然則時也。命不可違也。時不可失也。知己不可背也。孔子曰。道之

將行也。與命也。外傳之爲書。雖不足道。然我斬之而大夫刊之。孰謂非命乎。遂謂歲仲曰。爲我報大夫曰。敬受教命矣。因出外傳書本全帙授歲仲。歲仲喜。拜謝而去。明日執事以書見謝。於是歲仲先取書本。校正一遍。然後付剞劂。當是時也。執事有公命。當留至秋。剞劂先成數十板以進。秋。執事歸莊內。今歲夏。歲仲疾。外傳板未成四之一。秋七月。歲仲死。向者歲仲言曰。延年將終身於此。果成讖矣。哀哉。歲仲之子文由。能繼父之業。督綉梓之事。冬。執事復有公命來東。

都于時外傳之板適成。十二月文由以全帙進。執事辱來拜。因賀板成。有禮物焉。純本意不在此耳。今賴執事之力。逮吾生存之日。見此刻成。是何幸也。純受執事之賜大矣。不知所謝。謹奉書伸謝。唯恨不使歲仲生見此刻成。拊髀雀躍。人生朝不謀夕。純今年六十六。未先朝露。既見此書之行。幸之又幸也。要之執事之賜也。茲以殷勤奉謝。因及事之本末。不嫌冗長。病後手顫。作書殊草草。惟執事炤亮。

復小倉中將宜季書

十一月十四日。東武處士太宰純。頓首再拜。復書大邦望小倉中將藤公執事。去月既望。殆近任書至。則於函中獲執事賜書。盥洗捧讀。見執事傾注鄙人之無已。弗勝感戴。恭惟台候起居萬福。務修令德。欽仰在茲。純也碌碌者。不意承徵詩及文。純本無詩才。加以病嬾。每因興感。欲言志而不能沉吟。亦不能多作。自前十年。殆乎廢詩。即有矢口之言。歲不過數章。且又不佳。何敢錄上。謹謝不敏。至於文辭。一二書牘。若叙論。唯取達意。殊無足觀者。亦何足以叨電覽。謹謝。

不敏承求先師物茂卿及先友山田生手書有印者。純家皆無有。即故紙中有之。乃一應國字書札。潦草者。不足以塞厚望。伏冀炳諒。來教曰。執事悅茂卿之道。有因獲茂卿之門人孝孺之清煥。明京國等詩。若文而珍藏之。嗚呼。執事何好事之甚也。悅茂卿而愛其徒。古人所謂愛及屋烏者。執事有焉。純聞皇朝故有紀傳明經諸博士。皆守古訓。未敢說新義。想執事嘗學焉。又何所不足。而更訪問於草莽乎。純竊謂執事豈徒好事哉。是乃真所謂好古者也。已。純雖鄙

陋無任欽仰之至。謹獻古風一篇。奉謝渥惠。併祝前途。叱留幸甚。其所懇求。一不應命。負罪實大。惶怖無已。願祈降恕。時方鬻發。伏以大德。為國自重。純恐懼再拜。

與松崎子允書

庚申春作

卯酉者。晝夜之限也。亥子之際。前後日之交也。曆家數日者。自子至亥為一日。紀十二時者。夜半子四刻以前屬前日。子四刻之後屬後日。此古今通法也。愚俗或誤以天明之前屬前日。曆家慮之。揭其法於卷

春臺先生文集 卷之十四 文苑  
端以示俗人可也。書後日子丑寅卯於前日不可也。僕觀今年見行曆。遇節氣土用自子丑寅卯入者。必書諸前日而加一翌字於辰上。曰翌某幾刻。則雨水立夏小暑秋分大雪立春及季夏土用是也。夫俗人婦女閱曆。唯見日下某月節某月中。不必視其辰刻。何暇見有無翌字乎。然則其人誤以前日為其節必矣。且如今年四月十一日辛巳立夏。四月節翌寅六刻。實十二日壬午立夏也。曆家賦建除。遇十二節日必疊之。如四月十一日辛巳除而十二日壬午亦除。

此立夏在十二日故也。若俗人便以十一日辛巳為立夏。豈不謬哉。又如六月二十五日甲午土用翌卯二刻。實二十六日乙未入土用也。俗人婦女。能不以二十五日甲午為入土用乎。僕以為今年見行曆書翌字者。非所以示愚俗也。適足以誤愚俗矣。均之皆示俗人。不如直書諸當日下之為正也。夫今曆。蓋川猪飼二博士所造。而數年以來。書二十四氣名。僕嘗獨喜之。然今年始書翌字。則僕所不解也。僕未識二子。無因面難。聞足下識二子。願以純此言告二子。若

二子果俞芻蕘之言。改之復故耶。僕將受足下之賜。不乙。之然。今平故書。望字。與。對。未。歸。二。詩。國。又。對。士。而。盡。而。博。平。以。來。書。二。十。四。房。及。對。等。經學文衡三卷。卒業完上。純謂此集。到底理學家之言。非好古者所宜讀也。何則古書所稱。自今觀之。可疑者固多。若尚書及左氏傳。皆時史所書。雖曰實錄。然今讀之。尚有一二可疑者焉。况其他乎。至若太史公著史記。自數千載之後。述數千載之前。於秦火燬燼之中。僅得數部書。以為依據。初非盡時史所書。蓋

亦多述輿誦之言耳。如之何能無紕繆乎。其紕繆也。乃傳者之妄。非太史公之詐也。夫天下世變無窮。人間風俗移易。時有今昔。且如吾人所覩記。雖多不過數千里內。數十年事。或語及一二百年前事。以今視昔。必有可疑者焉。由此觀之。古書之有疑。不其宜哉。孔子曰。信而好古。又曰。篤信好學。所謂信者。信古也。此孔子之所以為聖也。夫六經定於孔子。學者固宜致信焉。至於論語。孔子法言。學者不敢疑之。仁齋以為宇宙第一書。乃王仲任則疑其數章。雖以純等所

見竊疑患得之闕不字。餓於首陽之下闕死字。其餘猶多此類。夫古魯齊三論固已不同。今唯何氏集解本是依。亦有古本今本不同。則雖論語未必無疑也。夫飢之與餓俱為乏食之病。而餓甚於飢。飢者未及死。餓則瀕死。論語云餓而他書云死。其間相去何遠哉。且焉知論語不脫死字乎。王直之辯未足以累太史公爾。夫自孟子疑武成之語。王充之徒動疑古書實為理學之祖。宋儒輩出門戶大開。元明諸儒無非其徒。則其所論辯未始出理窟之外。其與古道大有

徑庭。要之孟子一言實啓之矣。伊藤氏之學論孟之外。雖六經猶在所疑。何有於其他。徂來嘗惡其舍物而論理。以為理學之徒。豈非知言哉。故此集所載諸家論辯。其為伊藤氏所取也宜矣。就中太極論最不足觀。春秋王正月論雖通。猶之隔靴搔痒。純蓋有說焉。不識足下以為何若。純愚唯信孔子信而好古之言。以為非古道不可以為道。非古書不可以誨人。是以平生未敢疑古書。但論諸子百家之道則時有之。今因為足下言之。餘容面既。



復子允書

不見子允數旬。不任鄙吝。聊賦采葛以自廣。則辱賜書。讓純緩於求繼嗣。辭意惓篤。累數百言。雖告同胞。後以加之。純雖頑愚。能不感激乎。夫人老而無子。天也。無如之何耳。故古之先王。未有以處之。後世乃有乞養他人以爲子者。輒近彌多。中夏人於是立之禁。而犯者有常刑。我東方未有此禁。是以世俗有捨同姓而取異姓以爲子者。其多子者。或悉出其子予人而已。卒乞養他人者。雖諸侯。亦有之。其極有國家

有祿之士而貪貨賄。乞養市井賈豎。粥祖宗於非類。僕素惡此輩。嘗有所持論。然又每見世人有無子乞養他人者。親父子不如也。私心實豔之。足下恤僕老而無子。勸僕乞養人子。其言諄諄。其義甚精。僕不敢不從。惟僕宗族。今無可乞之子。故因親戚故舊。以旁求可者於遠近。歲餘未有應者。蓋有以也。凡今之人。出其子過房者。豈恤人之無後哉。特利其產耳。僕無祿無產。唯恃一小族。餽粟僅食數口而已。宜乎人之不肯予我其子也。若夫士之窮約不能子其子者。率

以予人要在苟紓一時之患。不暇慮其後。則或應僕之求歟。僕待若然者。而未之有得也。此亦天也。如之何哉。足下以僕緩於求繼嗣也。數爲僕言之。且責以仁孝。嗚呼。足下愛僕之無已。一至於斯哉。僕固不敏。然於足下之教命。豈能頑然無所省哉。既省矣。則汲汲求之。若負建鼓而求亡子。于今歲餘。未之有得。豈非天歟。僕於是乎。雖獲不仁不孝之罪。不辭也。近日尚賢有所爲僕計。頗似可者。足下命子惟時。趣使尚賢爲媒介。尚賢便爲僕言之。詳僕喜而語一二所親。

皆曰可。僕乃報尚賢。令遂議其事。尚賢許諾。然未知成否云。僕曰。計議者。子之忠也。成與不成。天也。吾與子亦如之何。事情如此。冀足下諒察。惟時及尚賢之書。覆讀完上。多謝足下忠愛之至。感銘勿忘。時方改歲。欲得餘閒。與足下把一盃。足下不惠來。僕則徃已。萬容面盡。

與靈雲寺義山律師書

閱踈甚矣。仄聞大利安寧。老和尚法候多福。無勝隨喜。屬者行路有云。和尚貨殖。數致千金。放債邦君。以

下而收什一息。猶尚有餘。又告官寄數千金於關內。地方吏使放債而收息。信乎有諸。如言者妄則已。如信有之。則余所不解也。純聞釋氏之道。乞食以爲生。謂之正命。耕田工作販賣放債典鬻。及爲諸技術醫藥卜筮風水種樹之等。以給衣食。謂之邪命。邪命養身。舍那所禁。著在梵網。昔者彥大律師以英特之姿。挑法燈於將滅。起律幢於已倒。其於佛道功莫大焉。以故。憲廟召見而寵之。賜地建寺。賜田給食。於是風雨所除。匪坐樹下。香積香飯。不由拓鉢。誠不侈其

用。則二十口可以安坐而食。是國家之惠。豈不大哉。彥師旣寂。琛師代之。琛師適南都。而和尚代之。積德三世。福盈門墻。貲累鉅萬。猗頓之富不啻。此皆先師衣鉢之所產也。惜也不使太史遷列諸貨殖傳。夫民之業。商賈爲下。放債之與商賈。何以異乎。凡財物借人。固周急之類也。借而不能還。則借者懼。財主怒。因責之。則借者怨。責之弗措。則借者亦怒。兩家交怒。遂成獄訟。所以傷德也。是故君子惡之。夫借而不還。不信也。受責而怒。不義也。此則借者之罪也。然亦有

未如之何者焉。爲財主者亦宜度其情。察其有亡而恕以待之。不然責之急。不仁也。古之人有折券棄債以爲德者。不必有道君子。若馮驩之所爲。孟嘗君非千載美談乎。俗人營生。猶有時爲盛德之事。况乎沙門。何可不行德。今縱不能行德。而且收什一息以圖貨殖哉。世之爲僧者。多違佛制。貪慾淫行。甚於俗人。雖行五逆十惡。吾何問之。唯和尚者。彥師法孫。而彥師吾先父母所尊事也。今和尚代先師而督法席於大刹。世未稱其德行。而稱其善治生。余獨恐和尚貨

殖。而彥師之法衰已。故敢盡言云爾。雖然。純不知佛道。何敢定其是非。姑以所聞問諸左右。純嘗讀釋西行撰集抄。而歎古者沙門之高行。不識和尚以爲何如。鄙語二韻。并騎郎土屋子和歌。錄呈瀆覽。恐懼恐懼。

復石川子玉書

昨煩足下以檢樂天集事。足下不棄置。則得其所尋。二詩見報。不勝欣躍。謝謝。秋天黯澹。貴恙何如。今日重九。小園無有別况。但問淵明故事耳。

又

辱惠河漏麪。僕所嗜。此物爲最。開盒欣然。隨即命熟之。將大潤枯腸。多謝。教云。是近地之產。不及信產之勝。爲慚。噫。足下未學詩乎。豈其食魚。必河之魴。僕之於此物。不啻河之魴。則何問其品。呵呵。更待面謝。

又

往者賜豚犬書。假純所著文論。純時許之。而未即進覽。昨特差人持手書來取之。純適不在。且忘往者所許足下也。未囑豚犬輩。是以不能應命。留函而還使。

怠慢莫甚。及歸聞之。開足下書。乃始省之。悔而自咎。無益而已。老者善忘。恕之幸甚。茲謹進覽。花枝之贈。重領嘉貺。再勞貴使。負罪爲多。萬謝不盡。

與子王書

日蒙雅召。始上華亭。款待之隆。客何敢當。歡之無盡。繼日以夜。家中雖有咄嗟之辦。恐厨下或恩偶人耳。純逢仲錫而尋盟。話舊且同吹笛。易所謂同聲相應。同氣相求者歟。亦足下之賜也。併此奉謝。不既。

與友節書

老子愚讀。卒業返上。讀老子者得之。其必思過半矣。古今說老子者。要未得其指歸。以純所見。唯韓非解喻爲得老子指歸。非則得老子之道以行其術者也。河上公之說不傳。今所有者。宋以後人之僞作也。晉人好老子。而其說則雜以佛理與易道。如王弼之注。何足以言老子乎。足下以莊周爲老子之立明。此見甚高。唯純亦嘗言云爾。蓋老聃空言。莊周則寓言以實之。空言待實事而後其意可見矣。然五千言中。未得其解者亦不少。如載營魄塞其兌。莊周無說。今不

可強解。豈莊子逸篇中有之耶。是未可知也。純嘗欲注老子。有志而未果。幸有餘年。或及之耳。足下此撰。希逸氏見之。其將夜遁。痛快痛快。

與高野子式書

久違音容。忽復改歲。緬想足下迎春百福。詩興日動。佳作重篇。純幸家中安寧。聊忘憂耳。啓者。去歲秋。足下來言。烏山侯欲見純之意。曰。烏山侯之爲世子也。嘗師事故博士白石先生。今雖白石亡。不可以更適他人。故縱得見先生。義不敢執弟子之禮。其志如此。

雖然烏山侯好客。其在東都所延見。自朝士以下。至於瑣瑣如某等者。不可指數。或時招之。或客自往。率無虛日。今又願見先生。蓋亦欲聞齒牙餘論耳。故使僕致殷勤之意。不識先生聽僕肯往見之乎。純素不好見諸侯貴人。平生未嘗有所請謁。壯時猶然。况衰老不堪勞苦乎。雖然。諸侯有能尊賢下士。招之以禮。待之以禮者。則嘉其有禮也。雖勞亦不敢弗往。純聞烏山侯好汎交。竊疑其心不壹。惟足下受烏山侯之恩。遇非一日。必不使烏山侯有輕薄之譏。愛純亦非

一日。必不使純有躁率之誚。故聽足下許見烏山侯。乃以九月十九日。初見烏山侯。足下為介。禮畢。燕語終日。繼以火罷。則二鼓矣。是日未及暮。青木生至。少焉野呂生至。初夜井上生至。予於是見烏山侯。果好汎交。夫以純之不堪勞苦。而勉力往見烏山侯者。以足下引之故也。然亦疲矣。凡人初見長者。必異日再往拜謝。不則致書問以伸謝。如諸侯貴人。不親往者。則遣使致謝。禮也。烏山侯延見純後。寥寥不復嗣音。十月中。福井生者以烏山侯近臣。因足下以來見

予。以舊唐書及明人集中疑義數事爲問。對坐移晷。倦矣。自是之後。愈益寥寥焉。寒至歲盡。而烏山侯之問不至。福井生亦不復來。純室人皆疑純。以爲烏山侯有歉於純耶。抑純有過言過動。而獲罪於主君耶。何爲一見之後。遂寥寥爾。純無以自理。徒默默爾。昔肥後侯延見徂來先生。一見其面而已。無有後命。先生終身快快。悔爲國君所賣。純事類是。足下以爲何如。夫汎交無要。愛博則情不專。固人之常情也。何獨於烏山侯怪之乎。畫工季信者。純之鄰人也。嘗言大

人多食言。豈不信哉。純自見烏山侯。數月于茲。未敢以告人。欲視其後也。足下於此事也。上失之於烏山侯。下失之於純。無亦愛人之過乎。純不佞不自知其過。妄陳鄙衷。惟足下知之。見教幸甚。純再拜。

復文雄上人書

今茲孟春。增上寺僧單靈師持上人書來見純。言自西京來。爲上人使。因傳上人之命甚詳。始知上人無恙。今住西京了蓮寺。及讀上人書。審其安寧多福。講學不懈。著述自娛。不勝雀躍。夫一別之後。山川阻脩。



春臺先生文集 卷之四 文苑堂  
兩絕音塵。邈若異世。十餘年于茲矣。乃不遂見棄捐。又賜存問。書辭鄭重。佩服有餘。諭者上人嘗學華音。因講韻學。如有所得。著錄成編。今將刻其磨光韻鏡者。願欲得純一言題其首。余於是抵掌而歎曰。有是哉。上人之好學也。謂靈師曰。昔者雄公在傳通院學舍。近於吾紫芝園。日從余遊。當時同學之僧數十輩。率能作詩。雄公輯其社中詩。曰念西間課。亦一盛事也。雄公西歸之後。其黨稍衰。遂不復振。數歲散落略盡。其散之四方者。唯獨富田文英師。時寄音書以消

息而已。惜也是人強齡患耳聾。百事盡廢。終日兀兀禪誦念佛而已云。真可憐哉。今雄公憶念舊好。繼十餘歲之絕音。純雖老。豈容死灰不復然乎。且余昔客遊於平安。留數歲。知其風氣俗習。僧之住持寺院者。無慮數百人。不數沙彌行者。求其識文字者。僅僅屈指耳。雖謂之無有可矣。今雄公特異於群輩。寺務之暇。猶以文字為閒課。尚矣哉。純雖老。聞此盛事。何可不贊襄乎。遂許諾。使靈師先報座下。而未復書。孟夏。靈師又來。致上人書。其辭愈益鄭重。謝純許序。因寄

示磨光韻鏡二卷。純繙閱卒業。知上人用心於韻學實深。遂草序文而成。未及繕寫。屬痰嗽大發。不可以作字。小安則又傷暑。病懶廢事。季夏下浣病間。乃能繕寫。併復書。使靈師趣致之座下。純老且疾。勿咎怠慢。幸甚。承惠華扇二握。并扇墜。及南都寶墨二塊。重領嘉貺。把玩無釋。闌暑酷烈。爲法自嗇。純頓首。

復原子才書

斥非序稿一首落手。且承諭以高意。敢不領納。今日純有道三氏之約。方將出門。所以不得裁答書也。統

容面既。

與子才書

往者足下問純疾。見案上有書。因誠純曰。勿看書。純答曰。非此無以消閑。足下曰。恐多思慮。無益於病爾。時純未詳答。故今陳愚意如左。純少好讀書。長而滋甚。以爲天下之樂。無以易此。夫思慮傷人。甚於酒色。謝在杭之言。純以爲名言。而服膺之二十年。愚意吾曹之事。唯作詩爲勞思慮。故雖好詩。而不多作。足下所知也。寢疾則百事皆廢。小瘥則看書。若親朋至。則

延之燕室而與語。少時則樂。稍久則倦。倦則困憊。雖妻子在側。不可與語終日。雖有園圃。不可非時逍遙。擊劔斃鞠圍碁賭博。皆非所好。唯看書寫字。可以消遣世慮。然書亦有難易。病中唯取其易讀易解者。信手開之。隨意讀之。或數行。或數紙。又時援筆寫字。皆適可而止。揚揚陶陶人間之樂。無以易此。苟廢此事。百慮復起。亦人心之常也。近日小徒友直。賤兒定保。皆學笛。略能數曲。晚間肄業。純讀書寫字而倦。則召二兒者吹笛於側。或令唱譜。時一二正其差。此亦足

以消閑忘慮。足下幸勿以爲念。聞足下好象碁。象碁者欲勝人。欲勝人。則必求其道。求其道而不得。則必思之。人之思而勞心。如象碁其甚矣哉。嘗聞象碁師求道而嘔血者。足下若以象碁爲樂。則恐失之。若以此比純之讀書。則其利害何如。

與義海上人書

馬日使僧來。傳上人命。承賀新年。且損砂糖一捲。多謝。就審上人法候康寧。膺受春禧。無勝隨喜。純去秋以來。病噎不能食稻。有似辟穀之士。木食之僧。藥餌

鍼灸百方無効。逾年未痊。不知所爲。待死而已。自上  
人住淨國以來。比年因朝正辱存問。每慰瞻渴。不謂  
今春見恠枉顧。令人缺望。東野遺稿三卷。用數歲拮  
据。纔刻一卷而成。謹呈左右。猶有二卷未刻。欲更募  
同好之助。遂刻全部。上人與東壁有故。想必惻焉。若  
賜募緣助之。則於純幸甚。唐扇一握。聊伸賀敬。莞留  
是祈。力疾作書。不能端正。伏冀炳諒。不既。

門人 植村正直書

春臺先生紫芝園後稿卷十四終

